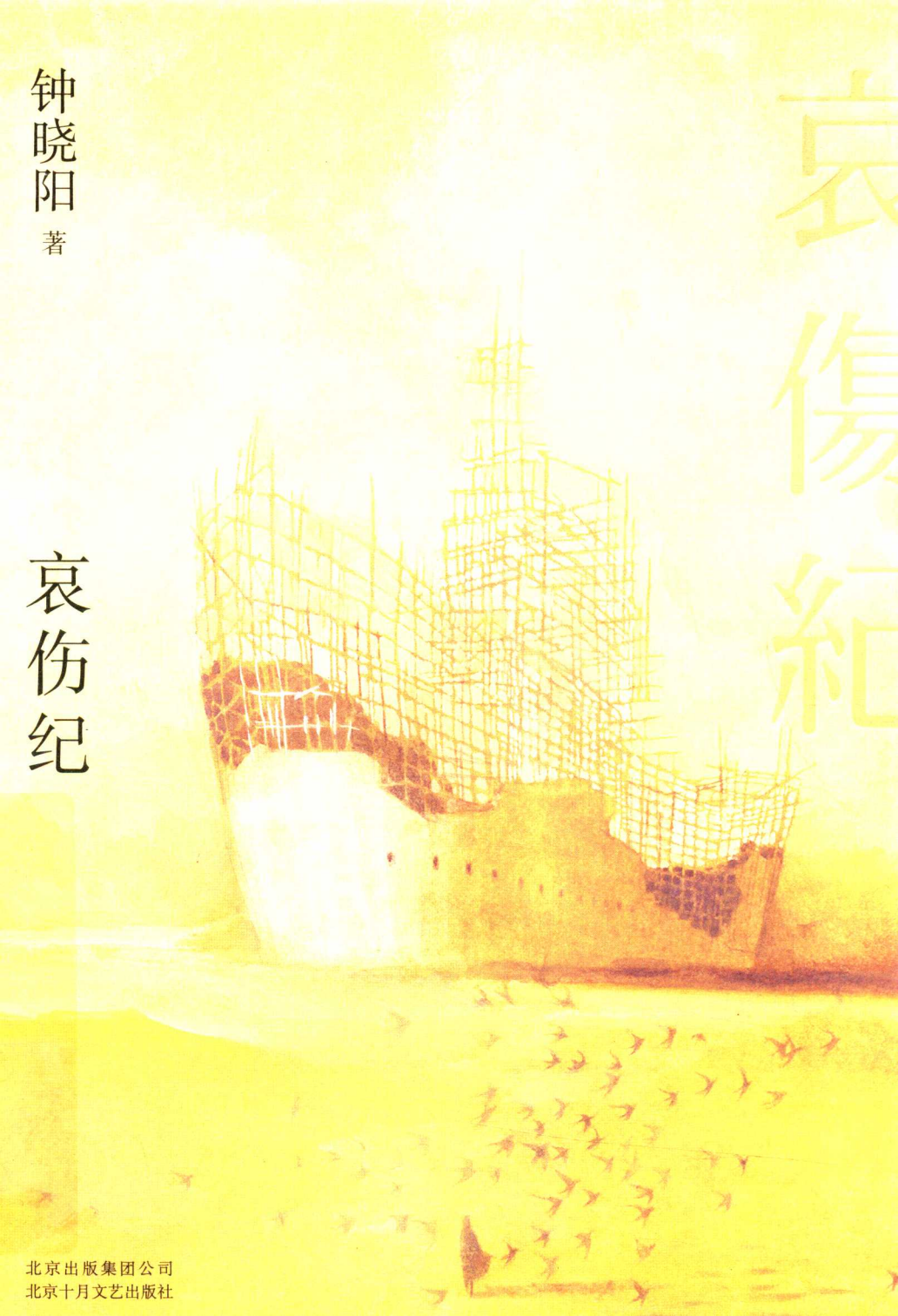


钟晓阳  
著

哀伤纪

哀伤纪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

# 哀伤纪

钟晓阳  
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哀伤纪 / 钟晓阳著. — 北京 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9.9  
ISBN 978-7-5302-1929-4

I. ①哀… II. ①钟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47181 号

哀伤纪  
AISHANGJI  
钟晓阳 著

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
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 
邮 编 100120  
网 址 www.bph.com.cn  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 
电 话 (010)68423599  
经 销 新华书店  
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 
版 次 2019 年 9 月第 1 版  
201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
开 本 890 毫米 × 1270 毫米 1/32  
印 张 7.25  
字 数 150 千字  
书 号 ISBN 978-7-5302-1929-4  
定 价 49.8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调换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当夜晚犹自黑暗清凉，  
云雀唱起它的第一声歌唱，  
幽幽的呢喃似是在说  
“我等待今天的哀伤。”

——劳伦斯·贺普

《法慈·乌拉诗句》末四行

## 目 录

---

哀 伤 书 二〇一四	哀 歌 一九八六
87	1

哀歌

一九八六



近日我常想到死亡的事情。

从前我们也谈论过死亡。你说你愿意死在大树下，让树根吸取由你的尸骨所化成的养料，越长越高。那棵树看得多远，你就看得多远。你所看到的世界，没有言语可以形容。

“我愿意做那棵树。”我说。

至今我仍爱着你。

人死后，化为飞灰，我对你的记忆，是否就如失去肉体的幽灵对于人类肌肤的记忆，永不可追？我还能在你的眼神中迷失自己，与你生死相许吗？在死后的世界，有谁能为我捎来你的讯息，好让我知道你在人间，是否幸福？我是否仍能维持生前你最喜欢的样子，以你的梦境，作为我的归宿，在你的梦中对你说话？黄泉路上，我们在海边所立的盟约，可能为我指点他生的缘分，让



我走向正确的方向，好与你在来世做一对情人、夫妻？

是否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死后的乐园，对于美丽的极乐有所想望？

西方有极乐清净土，无诸恶道及众苦，但受诸乐。

水手们相信死后进入绿色的草原。那里有醇酒、美人、歌舞、奏个不停的小提琴。

我曾经将渔夫死后的世界，编成一篇篇富于活力的、愉快的童话。翠蓝色光亮的海底，小鱼吹着七彩泡沫，虾男蟹女追逐嬉戏，穿着用柔软的鱼网织成的衣裳。水底的沙像牛奶一样白而香，海藻有着春天的青草的颜色，各种贝类发出一阵阵光泽，每一只是一个八音盒，开阖之间有微微的旋律。

但你宁愿离开你的渔船，回到岸上来，寻找葬身之地。

无论水手或渔夫，最终还是回归土地。

西欧传说水中溺毙的人，其灵魂须在世上漂泊二百年，始能得到安息。

可见人类向往安定，难把无根的生涯视为极乐。

佛教有轮回转世之说，认为人死后，其魂灵以另一副形体，再度托生于世。

果真如此，我愿意转世为一棵大树，生长于天地之间——葡萄雨露，星星糖果，云的白肉与乎花的香骨，阳光琥珀……

让我以深深的泥土，作为永生的园地，把枝叶向高空伸展，

直到天空的尽头，每一片叶子是天上的一颗星，永恒地护荫你流浪人间的魂灵。

让小鸟来到我的枝上，唱它们临终的哀歌，当我沉默，植根于你立足的土地，喜欢生长，永远向上。

## 2

能够将生命变成故事，我觉得是可喜的；能够将生命赋予故事，我觉得这更加可喜。然而，回顾自己的过去，我不觉想起希腊传说中麦德斯国王点物成金的故事。凡他的手指所触之处，皆变成黄金，其结局必然是悲剧性的，而且是比人类的贪欲更大的悲剧。

凡我的手指所触着的，皆变成故事，想必也有其可悲之处。

我曾经把世上的一切变成你。

现在我又把一切变成发生在你身上的故事。

得不到你，是否因为我在不自觉的时候，把你变成了故事？

有时我觉得，与其说一个故事，倒不如唱一首在海边为你送别的歌。

从前我常常立在渔港目送你的渔船出海。

“我的小丈夫。”我心中这样地呼唤你。

每回我都想着，这一次你去了，不知道还会不会再回来。

可惜今生今世，我们无缘做夫妻。

为什么万千故事之中，我独不能编一个与你成为夫妻的故事？

但是，能说一个爱你的故事，我也感到欢喜。

许多年前，我们初相识的时候，我还是一个学生，独自来到你定居的城市求学。年纪轻轻的我，初次面对动人的自由，无所适从，对眼前的生活有一种茫然。

三藩市虽没有特别出色的学府，与我年龄相仿，到此地求学的学生却不在少数。我曾经因为不欲追随潮流，声言绝不出国留学，及至自己也届留学年龄，这种抗议的声响便告式微。我想是因为青春的百无聊赖。

我也有了离开家庭，独立生活的想法。这种想法的背后，谈不上理想的力量。若有什么，只是一些模糊的、一团色的梦而已。

我生长于人口简单的家庭，环境富足，自幼受父母的钟爱，从未经历什么大的不幸。这造成了我的无知以及不切实际。

“肤浅而正派。”你这样形容我。

每次我无端想起，自己也觉得好笑。

此后没有人更准确地形容过我。

记得有一次，我问你，为什么和我好。

你说，因为这个世界对我来说是玫瑰色的。

我没有追究你这话的真意，虽然我不大明白，为何我眼中的

世界，对你如此重要。

分手之后，我才想到，是否你在我身上，看见了一个玫瑰色的世界？这个世界，可有我在你身上所看见的那个，那么美好？

我曾经在你身上，看见了一切。

当时我所看见的，现在我正渐渐失去。

我觉得对不起你。

初时，我寄居于父母朋友的家中。这一家，有两兄妹，妹妹珍妮，哥哥占，都比我年长十岁以上。占与你是好朋友。学校尚未开学，他们轮流驾车载我游览这个名城，把我当作小妹妹一样的照顾。

周末晚上，他们安排了跳舞的节目，尚缺一个男伴。珍妮提议把你叫来。那是我第一次听见你的名字。

占说：“他肯来吗？”

珍妮戏说你若不肯，就把你的渔船给凿沉。

于是我们到你的渔船所停泊的码头去寻你。一路上，珍妮告诉我一些关于你的事情。她说你在一家航空公司当机械工程师，已经做到视察官的位置，但你一心想做商业渔民。前两年，为了买一条旧渔船，几乎把所有积蓄用光。渔船需要重新整修，你把攒来的钱，完全花费在船上，前些日子，不得已把你那辆房车也卖了。在渔船能够出海以前，你不敢放弃原先的职业。现在你一边在航空公司任职，一边还要兼顾渔船的整修工作，时常在船上过夜。

那艘船对你来说，就像你的家一样。

夜晚的道路，看不清景致，无从辨认方向，直到看见金门桥，才知道正在向北方而行。远远近近的灯光，露珠似的，滚在荷叶绿的夜色上。付了过桥税，车行很短的时间，便到了那个小码头。

占下车去叫你。

珍妮回头对我说：“你也下来看看。”

我们都下了车。风很大，且意外地冷。整片岸边泊满了船，却看不见什么人，仿佛所有的人都把船丢弃在岸边，离船上岸了。只见占向你停泊的地方走去，蹲在木砌的堤边，喊叫你的名字。

船舱有灯光透出，可见你确实在船上。果然，甲板底下传来你答应得那么爽快，似乎是和珍妮意想不到的。占问你修船的进度，你顶着风与他对答一阵，仍旧攀在通到下面船舱的梯子上。

珍妮给我们介绍，你笑着向我微微举了举手。

我心里感到很亲切似的。

占叫你跟我们一起去跳舞，你说：“好啊！”

你答应得那么爽快，似乎是和珍妮意想不到的。

你从那个四方口爬出来，身上连衫裤的工作服遍布污渍，原来的浅蓝色大略可辨而已。

“你们等我一下，我去洗洗手。”你说，走进船楼。接着便听

见开水喉放水的声音。少顷，你提着一个铁桶出来，把脏水往海里一泼，又走向船楼。

透过窗口，我看见在昏黄的灯光中移动的，你的人影。

收拾停当，灭了灯，你出来锁上舱门，托起一块木板把那四方口盖起来，也上了锁。然后你沿着堤边的梯子爬到岸上。

我们一行人向车子走去。有你认识的渔夫和你打招呼，问你上哪里去。“玩玩去！”你说，跟他们随便说着玩笑的话。

上了车，你说：“我们到什么地方？”

占告诉了你，你说：“那里太吵了，不大好吧！”

结果我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。可是你穿着牛仔裤，那地方的人不让你进场。

“那怎么办？”珍妮道。

你抱着胳膊，笑笑地说：“那还不简单？我把……”

珍妮忙喝止你：“有小孩子在场，看着你的嘴！”

你似乎正要说什么不文雅的话。我倒笑了起来。

“我去买一条裤子不就行了。”你说完就径自走了。

我们正好在一个商场里面，有的商店尚未关门。

“你见过这样狂的人没有？”珍妮笑着问我。

不一刻，果然见你穿着西装裤回来，手上拿着你自己那条牛仔裤。

我们得以顺利进场。

坐定后，你们三人都要了白兰地。你问我喝什么，我说不上来，你说：“我给你介绍一个，叫卡露华的，有点咖啡味，加牛奶，甜甜的，一点都不烈，好不好？”

我说好。

占叫我跳舞，我摇了摇头。“你们先跳。”我说。

占和珍妮离开后，我和你只是沉默地望着舞池，没有交谈。

下一支舞，占请我跳，我仍然摇头。你和珍妮去跳，再下一支舞，又是占和珍妮两兄妹互作舞伴。

过了一会，你问我：“以前跳过舞吗？”

“很少。”我说。

“这一支舞不错，你要不要试一试？我带你，不怕的。”

我犹豫着，你已经站了起来，并且俯低头小声说：“怎么样？”

我实在无法拒绝你。

是一支慢四步。在幽暗的灯光中舞着，我脸红心跳，不敢抬头望你。

你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？我心里想。

你带舞的方法温柔谦逊。我觉得你这个人很好似的。

占见我与你跳舞，以为我肯了，下一支舞便要跟我跳。我还是拒绝了他。你怕他受窘，忙拿话打圆场。

整个晚上我只跟你一人跳舞。

“为什么不和占跳？”你问我。



“我喜欢跟谁跳就跟谁跳。”我说。

“你喜欢跟我跳吗？”

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，有点想笑。

“你还是小孩子呢。”你说。

“除了爸爸之外，我只跟你一个人跳过舞。”

“真的？”你笑道。

我觉得好像有点喜欢你似的。

后来我和你要好，占总是拿这一天的事情来取笑我，不外是原来我第一次见你便心有所属，怪不得只跟你跳舞，不跟他跳舞……这一类的话。

次日早晨，你来到我寄居的人家，找占有事。占刚好和他父母出去了。珍妮还未起身。我正坐在客厅的餐桌阅读一本关于哲学的书。

我说占很快就回来，你便坐下来跟我聊天。

“想家吗？”

“不想。”我说。

“为什么会选三藩市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你不怕？这里有地震啊！”

我只是板着一张脸。不知道为什么，那天在你面前，我觉得很不自在，不知道应该怎样才好。